

2014
春夏卷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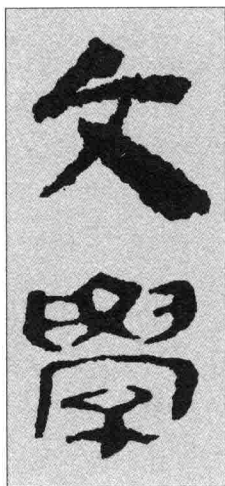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卷一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2014
春夏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声音·各种各样的青年文学·

- “文学时代”凄婉、美丽的回响 文 / 钱理群 ……3
——我读王翔《夜雪》
文学更新与知识更新 文 / 刘志荣 ……8
——谈姚伟的《尼禄王》，兼谈新世纪的先锋文学
反讽的江湖：青年文化对于武侠的重构 文 / 黄 平 ……21
话语的性欲·囚徒的身体 文 / 何同彬 ……32
——论“反常”小组的“反常”与“正常”
“新青年”的科幻进行式 文 / 王 瑶 ……41
——新世纪青年科幻作家笔下的中国与世界
故园归思雁常来 文 / 韩 晗 ……52
——兼评《阿尼玛》及当下台湾青春小说
当代文学生态中的两种“青春”书写 文 / 李 一 ……64
——以《上海宝贝》和《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为例

对话

- 有关文学的几个部件 采访整理 / 李建立 ……77
——哈金、阎连科对话录

心路

- 我的一份文学检讨书 文 / 阎连科 … 97
- 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出一篇我以为好的小说来 文 / 阎连科 … 106

评论

- 生命的开花：巴金无政府主义小说中的青春 … 121
文 / 宋明炜 译 / 樊佳琪
- 学习者的一生 文 / 夏小雨 … 157
- 从穆旦“诗人/译者”的双重身份入手
- 作为离散的母语 文 / 山口守 (Yamaguchi Mamoru) … 188
- 阿来的汉语文学
- 我所理解的批评史 文 / 程德培 … 205

谈艺录

- “不要给我讲故事，我需要的是人物” 文 / 彭小莲 … 213
- 认识好莱坞导演罗伯特·奥特曼

著述

- 比较诗学若干问题：贺拉修三首赞歌会笺集解 文 / 刘皓明 … 309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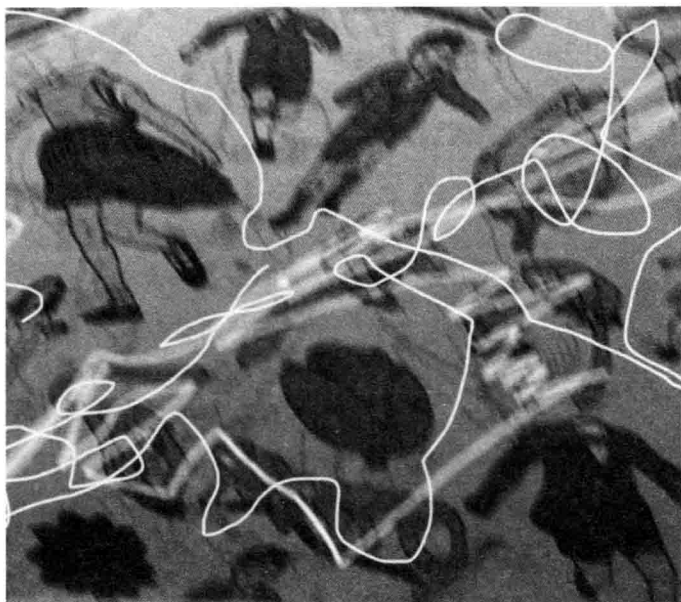
- 海上媒界：文化生产的美学 … 353
文 / 裴开瑞 (Chris Berry) 译 / 陶磊
- 休闲文学与中国的现代性 … 357
文 / 江克平 (John A. Crespi) 译 / 陶磊

纪要

- 我们如何办好一个理论刊物？ 整理 / 刘小源 … 365
- 新世纪文学理论座谈会纪要

本卷作者、译者简介

… 384



声音

· 各种各样的青年文学 ·

“文学时代” 凄婉、美丽的回响

——我读王翔《夜雪》

文学更新与知识更新

——谈姚伟的《尼禄王》，兼谈新世纪的先锋文学

反讽的江湖

——青年文化对于武侠的重构

话语的性欲·囚徒的身体

——论“反常”小组的“反常”与“正常”

“新青年”的科幻进行式

——新世纪青年科幻作家笔下的中国与世界

故园归思雁常来

——兼评《阿尼玛》及当下台湾青春小说

当代文学生态中的两种“青春”书写

——以《上海宝贝》和《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为例

【编者按】这一卷“声音”专栏的主题是当下的青年文学创作。讨论的对象，有耳熟能详的韩寒、蔡智恒等，也有对于普通读者甚至研究者来说较为陌生的名字：他们有的赓续着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与理想主义；有的以先锋的叙事形式，将文学想象力和问题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人类最深刻的文化传统之中；有的通过反讽性地重构武侠来触摸当下的生存与文化境遇；有的聚集在网络平台上寻找反抗的空间；有的通过科幻创作来“重新安置世界，安置这一代人的生存意义”……

青年文学、青春想象理应代表着文学的未来和希望。刊发这一组专栏稿，意图是想拓宽我们对当下青年人创作的理解，他们选择的立场、文学形式、问题关怀、知识与思想资源是如此丰富多彩。青年文学并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样贫薄和格式化，也许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能否感知到这些年轻人在多方博弈的间隙里“各种各样”的尝试。不管我们把文学分成精英文学/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类型文学……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感知到这些文学板块的内部以及板块的缝隙间，年轻人在努力创造着新意义与可能性，尽管目前这些空间也许还很模糊、暧昧、不稳定，但这正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珍重的空间。

“文学时代”凄婉、美丽的回响

——我读王翔《夜雪》

■ 文 / 钱理群

王翔这本小说放在我这里，已经有两年了。

初读其中的几个章节，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但似乎又说不清楚。我知道王翔期待我能够为他的这本倾尽心血之作，说些什么；这反而成了我的一个负担，不知从何说起，就放下了。它躺在书桌上的书堆里，默默提醒我：无论如何也要说点什么。直到今年春节，才下决心要偿还这笔“心债”。仔细读了，依然感动，而且朦胧地感觉到，它不仅和王翔的生命，而且和我的生命都有某种说不清、理还乱的关联。这样的感觉让我既温馨又沉重，却又无法说出其中的缘由。直到今天早晨，随便翻到子平兄前几天送给我的《远去的文学时代》——这也是我的习惯：文章写不出就去翻闲书，常常无意间就得到灵感；这一回也是这样，子平的《小序》让我突有所悟：他所提出的“文学的时代”的概念，照亮了我和王翔的交往。

按子平的说法，“文学的时代”也即“启蒙的时代”，“文学所蕴含的反抗实存的力（摩罗诗力），它所追求的语言乌托邦（恶之花）”在某一历史时刻唤醒了人们，让许多人沉迷其中，又在另一个“历史瞬间倏然幻灭”。我知道，子平所说的“文学时代（启蒙时代）”主要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时代发展的主线而言，这是确实如此的。但历史的具体进程可能要复杂许多。在我个人的经验里，尽管九十年代启蒙主义已经遭到普遍否定，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仍然在质疑中坚持。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曾有过一次中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

这场影响深远的讨论，首先自然是出于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主动参与，也显然有通过语文教育的改革，在青少年中进行思想启蒙、文学启蒙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重新唤回已经渐行渐远的“文学的时代”的自觉努力。我和当时还是中学生的王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识、相遇的。

我现在还保留着 1999 年 9 月 4 日写给东莞中学高一学生王翔的一封信，在此之前，我们还通过一次信。这一次他寄来了写的一些诗，我回信说：“你对北大的向往，对文学的酷爱，让我感动。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和苦恼。四十年前，我和你一样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也是这般焦虑和不安。我读了你寄来的作品，尤其喜欢《流浪歌手和他的梦》那一首。对‘远方’的追寻正是青少年时代自然有的欲望，如今却被可怜的物欲所取代，你还幻想着‘飞翔’，就很不容易了。我在中学时也写过类似的诗，叫做《迎着太阳歌唱》。”后来，王翔在海天出版社连续出了三本诗集、散文集：《飞翔的梦》、《期待的男孩：我和你》、《灯还亮着》，要我写序。我也因此读了他更多的作品，并在序言里，摘录了让我感动的几段话：“我不肯把自己的个性磨灭在枯燥的教条与题目中”，我的写作“仅仅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想向这个喧闹而冷清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走出狭小的天地，也走出陈旧的自己”，“想拥有一种大潇洒、大气魄的大快乐”；我“像一个极其饥渴的人，渴望着食物和水一样的渴望着交流和理解”；“要坚持必须坚持的，拒绝必须拒绝的”，同时不断“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我同时注意到王翔的老师马小平，这是一位“文革”中的知青，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也是一位自觉的启蒙者，他坚持和自己的学生平等对话，努力“走进学生的心里”，他和王翔之间有一次彼此都终生难忘的“泛舟夜话”：谈论各自的“少年时代”，倾诉各自的苦闷与困惑，把心放开来，畅谈精神与物质，瞬间与永恒，生命的价值，人生的选择……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王翔是在他的启蒙老师的引导下，在九十年代进入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的时代”：他对文学和人生的理解和追求，属于启蒙年代，前引子平兄所概括的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文学所蕴含的反抗实存的力（摩罗诗力），所追求的语言乌托邦（恶之花）”，都已经渗透于这位外表看起来如此文弱的少年心里，他后来和我相遇，并通过我进一步和鲁迅相遇，都不是偶然的。我遇到他，首先想到的是五十年代的自己，恐怕也非偶然：我和子平都认为，五十年代前半期和八十年代都是共和国历史上蓬勃向上充满理想主义的青春气息的历史瞬间。

王翔心在八十年代，却成长、生活于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这是命运对他最为残酷之处。八十年代自由读书的校园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应试教育的禁锢。于

是，王翔以我们精心培育的“少年意气”作出了自己的反抗：有一天，他向家长、老师，也向我慨然宣布：他要退学，追求自己自由读书的生活。不知别人如何反应，我大吃一惊之后，就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我们这些自命的“启蒙者”，在努力唤醒王翔们时，却没有教会他们如何保护自己，在现实中求生存。由此而产生的负疚感和责任感，从此笼罩着我和王翔的关系，延续至今。他的生命因此也和我纠缠在一起了。我连忙力劝他：必须面对现实，无论如何也要有一个学历。王翔听了我的，大概还有马老师、家长的话，通过自学，终于取得了大学文凭；我又劝说他还要考研究生，并且具体建议他到北大附近来，边打工，边在北大听课，准备考试。王翔就这样走上了“北漂之路”，这在他人生路上又是关键一步。

我对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也非偶然：这又是我的一个理想主义的梦。1994年春节（那就是近二十年前了！）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住在北大附近“蹭课”的未注册的“旁听生”，我称之为“精神流浪汉”。这构成了北大风景的一个重要部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有，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其中一位来自贵州的偷听生的小说，并在《编后记》里特地介绍，称为“北平拉丁区的居民”。我在文章里则谈到1949年以后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这一传统中断了，直到改革开放，允许人口流动以后才得以恢复。我强调的是，“这批在北大旁听的精神流浪汉出现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商品潮’中，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精神的超物质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当大多数人趋向物质的享受（这本身也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也总会有人作出逆向的选择，更渴望精神的丰富；尽管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这样的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也会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而且有着重大的意义。我更由此看到了北大的独特价值：它正是，也应该是所有的中国精神流浪汉心目中的“精神圣地”。我的文章最后说：“在当今之中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已经是不合时宜，甚至是滑稽可笑的。但我们仍然要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文收于《世纪末的沉思》）。我在新世纪初建议王翔也来参加这支精神流浪汉的队伍，自然是出于我的这一理想与信念：在我看来，这样的精神流浪汉的磨砺，对王翔的成长可能是有好处的。因此，当他来到北京，在北大附近安顿下来以后，我也很少照顾他：我不准备再扮演启蒙者的角色，一切应该让他自己去闯了。

但这回读了王翔这段精神流浪汉生活的结晶：这部题为《夜雪》的小说以后，我仍然有些自责：我还是把精神流浪汉的生活理想化、浪漫化了。王翔告诉我，还是我鼓励他写小说的，而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他们身上，

都有着启蒙时代的精神气质：永远不安分守己，永远“生活在别处”。但时代已经大变，如小说中的人物所感觉到的那样：“那个弹琴唱歌，写诗做梦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真心去实践（生活在别处）这句话的人，或者死掉了，或者永远沉默，剩下不愁吃喝的文学青年在高谈阔论”。就是说，从表面看，似乎依然是“文学的时代”，但骨子里已经变味了。王翔们眼里笔下的“燕大”（现实生活中的北大），也仿佛一切依旧：讲座照常举行，讨论一样热闹，“校园里的才子才女依旧高贵地郁闷着，专业地思考着，继续走在成功的大路上”。这样的形式的延续与模仿，就露出了历史荒诞的一面，让人哭笑不得。王翔和他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在青春的尾巴上实践一个做了很久的梦”的真诚的昔日少年，更是陷入了尴尬：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心高飞着”，身子却“沉落于泥淖中”。一次次的挣扎，一次次的失败，一个个都成了“考研流行病”患者，一年一年又一年，物质与精神的折磨足够“毁掉一个人”。生活不断逼迫着他们“把读过的书彻底地忘了”，埋葬掉“心里的野兽”，无休止地告诫他们：“要实际一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别太信了”。他们被“封存在地下室里”，“望着无边的夜，心里忽然很坎坷”，仿佛“有个人在自己身体里哭，在里面泪如雨下”，终于忍不住大喊一声：“我快混不动了”。但他们心里很明白：“要打道回府，再规规矩矩过平常日子，已经很难了。”这样，被启蒙主义唤醒的王翔和他小说里的人物都走到了困境，不仅是生活的，更是挥之不去的精神绝望。

从另一个角度看，启蒙梦的破灭也就意味着对社会、人生，以及人性方面最为严峻与真实的一面的正视，这未尝不是一种清醒，这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步。于是，王翔们又面临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王翔的小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们绝望中的选择：没有因此走向虚无、颓废，没有沉溺于市侩主义、享乐主义，也没有成为怨天尤人、故作激进的“愤青”，而是像鲁迅那样，“反抗绝望”，积极、健康地生活着。按王翔的说法，就是“感受到绝望，同时也感受到绝望的虚妄，或者成为继续生活的一种力量”。于是，王翔和他小说中的人物，在经历了大悲大喜、大痛苦大绝望大荒诞以后，就进入了一种沉静状态：“心里很静，阳光一下就洒进了心里。”“夜静到极处，反而有一种潮水般的音响，在远远近近的澎湃”：这是一种生命的境界，也是一种文学的境界。老实说，我在当代文学中已经很少读到这样蕴含着精神的丰富的“沉静的文学”了。王翔将他的小说命名为《夜雪》，大概也就是要营造、暗示这样的文学氛围、气象。在久违了以后，我终于读到了让我静静地沉思、遐想的文字，这是王翔的人物，也是他自己的内心的独白：“人活着就应该不断地经历离别，经历创伤，经历许许多多各种乱七八

糟的痛苦，等一个人积累了足够的伤痛，他也就积累了足够的坚强，他的鼓才打得够狠，他才能真正的摇滚起来。摇滚是你心里的东西，命里的东西，首先你得摇滚你自己的生活！”“还像从前那样，单纯，执著，不屈服，不妥协，而同时有了流水般的随和”；“把世界看得愈黑暗，对人事却愈有耐心”；“提笔之初他是愤怒的，而越往下写，他的心绪越是复杂。写到后面，他几乎是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情。他感到这世上的罪恶与他息息相关，他不能站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去批判和怜悯。他既是那个施暴者，也是纵容者和受害者”；“生活应该快乐。这世上有着许多的痛苦，许多的不公平。正因为如此，才更应勇往直前，仿佛与一个更广大的存在共呼吸”；“他看着这个世界。他知道，远方有人在战火中哭泣，有人在灾难中死去。此时此刻他眼前的世界是和平的，然而许多悲惨的东西被掩盖其中”；“他躺下来。五年，十年后，这里的池子，天空，树，还是老样子。在许多青春、爱情和生命都消失以后，它们还会是老样子”；“当初那个挎着书包走出校门的少年，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他在追求什么？他在抵抗什么？”还有小说的结尾：“雪灾过去了，地震过去了，奥运过去了，薛真（小说主人公）听说中国正在崛起，然而他看不清他所身处的时代。他知道无论身在何处，他都无法置身事外”——这都是“文学时代（启蒙时代）”的回响，尽管不免凄婉，却是美丽的。这里有对启蒙的质疑和超越，更有启蒙精神的内化：王翔和他的人物一起走向成熟。我因此感动而欣慰。

这同时是新的彷徨、新的挣扎的开始。我又想起了子平兄《小序》里的话：“启蒙时代（或文学时代）已然远去，欢迎来到‘蒙启时代’即‘再蒙昧时代’”，“再没有大写的文学了，只有写作——办公室写作和广告写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问题：“身处后文学时代”，“在印刷资本与教育产业的话语秩序中，在新一轮的太平盛世中”，“你将如何写作？”读了王翔这一本我所谓的“文学时代的回响”的小说，掩卷深思，就向王翔，向我自己，或者也向本书的读者，提出这个“往下如何写作”的问题。特别是我听说王翔的启蒙老师马小平在几个星期以前“走了”以后，就更感到一丝惆怅：从此，王翔必须独自面对一切新的困惑，一切新的选择，而且一切都依然没有答案。但似乎也还有一点“底”：既然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如王翔小说里的主人公所说，失去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那么，我们就还可以继续摸索探寻，一路走下去，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后面”。

文学更新与知识更新

——谈姚伟的《尼禄王》，兼谈新世纪的先锋文学

■ 文 / 刘志荣

亲爱的 K：

这两年所读的中国小说中，我最愿意向你推荐的是一位尚无多少人知道的年轻作家姚伟的小说《尼禄王》（“小说前沿文库”之一，新世界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版）。如果我的判断没错——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判断——这绝对是一部天才之作，不论是其中展现的惊人的想象力、对叙事的精心经营，还是展现出的学识的广博和洞见的丰富，以及关注的问题的核心和重要，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中都是特出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当下的青年文学领域。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它也向我展现了现在的年轻作家的另外一面，即他们之中，仍有人在关心那些一直纠缠和困扰着人类的核心问题——这在无论何时都是一种罕见的品质，出现在当下年轻人的笔下尤其让人惊喜，况且姚伟的表现，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度都可以说是天才和优异。我甚至想说，这部小说标志了现代中国文学诞生以来一种全新的趋势，这种趋势把自己的想象力和问题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人类最深刻的文化传统之中，完全可能改变现代文学和传统决裂所带来的庸浅和浮薄——尽管现在这种趋势只是初露端倪，但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它终将在今后几十年间形成潮流，蔚为大观——如果把姚伟的《尼禄王》看作这种趋势的第一个开端，这个开端这样优异，实在让人觉得可喜。与此相反相成的，是这部小说在叙事形式上的先锋和探索，那样有趣、熟练、成功，让人觉得那种深刻的关怀、洞见和问题意识，只有通过这种复杂的形式才能成功地表现出来，基于人类文化传统的深刻的问题

意识和极为先锋的文学形式在这里实现了奇妙的联姻，显示出小说的形式实验和营求绝不仅仅是夸耀和装饰，如同它所展现的学识和洞见也不是。

有关尼禄的故事，即便在中国，受过教育的读者也都会略有所知。这位罗马帝国有名的皇帝，在历史上成了一个凝固的形象：弑母、杀弟、灭师、在罗马城纵火……几乎成了西方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其形象类似于中国的桀纣），而由于其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又被后来的基督教会看成是“反基督”形象的第一个显形。但这种刻板化的叙述，其实在历史学家——尤其是现代史家那里，也有不少的争议，现代史家的意见，尚不足以为尼禄之恶做辩护，也不能推翻历来习传的尼禄作为恶的形象的代表，但可以提醒我们考虑问题的复杂性，从而或者更能够使得我们回返到历史情境中，去具体地理解此种恶何以竟然能够那样地形成。

在阅读姚伟的《尼禄王》的过程中，我曾特意找来英国传记家韦戈尔的《罗马皇帝尼禄》（王以铸译，“新世纪万有文库”本）一书比照着来读。韦氏属于为尼禄辩护的一党，在他笔下，尼禄几乎被描绘成了一个不见容于罗马社会的艺术家和悲剧英雄——韦戈尔的观点和先入之见，本身带有现代人的预设和偏见，尤其可能把现代英国文人憎恶维多利亚时代保守的社会和道德风气的倾向，代入对历史的解读之中，但他搜集和排比了不少资料，这些材料本身可以促进我们的思考。韦氏笔下的罗马帝国，统治阶层争权夺利，热衷于各种阴谋诡计，社会风气和政局变化错综诡异、暮雨朝云，尼禄的各种恶行，并非全然出于乖戾的个性，而本身就是当时的局势和习见的争斗的一部分——从旁观者的眼光看，不得不说，落入这种局势，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幸，而如何避免陷入其中，本身需要极高的福德和智慧。

换个视角，从当事者的角度看，则既已陷入其中，贤德和务实的君主，他们的作为应该多多少少可以缓解此种局势，如果做不到，也不应该使之恶化，再退一步，他们最少应该养成谨慎的品性，这样至少可以做到全身而退——如果连这种起码的品性也不具有，处于危险的中心，恰恰无限放大了他们陷入悲剧命运的可能。所以，与韦戈尔不同，我不会认为尼禄是无辜的，尼禄本人的性格和作为，当然得为他的命运及历史形象担负责任。尼禄的表演人格，出于他本人强烈的艺术家气质——这二者经常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二流人物那里——恰恰是他在统治后期陷入困局的最重要原因，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类似统治者相似，他们都未能处理好政治与个人的激情和热望之间的关系。其次，尼禄的悲剧命运涉及“诸神之争”（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争斗），他却对此似乎一点没有意识——他发自内心地崇拜和热爱希腊，热衷于在罗马引进乃至强行推广希腊的文化和生

活方式，却没有自觉到已经触犯了罗马的传统和习俗（*nomos*），或者出于他不可救药的傲慢和自大，他以为可以掌控此种触犯的后果，从而为所欲为——最终，他的所有努力，都成为罗马帝国中坚阶层眼中的丑闻，从而难以避免走向覆亡的命运。

姚伟的小说，不同于韦戈尔的传记，他一开始就没打算依据史实还原尼禄的历史形象，而是迅疾地进入虚构和想象领域，涉及和关注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这些主题，通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错综迷离地表现出来，涉及他对人类生存和历史中的重要问题的认识，可以说几乎是把他青年时期（三十岁之前）思考的精华，全部倾注到这部十四万字的小说中，使得这部不算长的小说，竟然部分地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姚伟的朋友曾把这部小说和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相比，我想他可能得到过这部书的启发，但在基本气质上，这部小说和《哈德良回忆录》不同：尤瑟纳尔致力于用自己一生的经验，还原罗马贤德君主，同时也是斯多葛派哲人哈德良的政治经验、人生阅历和内心世界，姚伟则从尼禄的传记借来一点由头，以天马行空的幻想重构了尼禄的生平，并和各种假托的东西方古书和现代文献的片段互文，表现他对人类的致命困境和艰难问题的思考，气质上有点接近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尽管他没有采用辞典小说的形式，但荒诞离奇、恍惚迷离的想象和叙述，以及文本之间频繁和互相抵消的互文，以及在这种互文中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类重大问题的关切，在气味上却与《哈扎尔辞典》有非常相通的地方。书中这些重要的关切、问题和洞见，都被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得非常深刻和有趣，以至于会让你觉得，文学化的形式，才是最恰切地表现这些问题的方式。

从我的阅读感受看，小说中最深刻的关切在于恶的根源问题。这种关切内在于小说的基本结构之中。我们这位作家具有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小说的主体线索部分，是尼禄用第一人称口吻所写的回忆录，但叙述者在《楔子》（出版时因为考虑不周被删去了）中说：这份回忆录，出于一位二战之中被迫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服务的医学博士的梦境——“在梦中他时而是上帝的仆人撒旦，时而又几乎是几万年里各个王朝的暴君……投生过不同的时代和国度，获得过几百副相差悬殊的身躯。凌晨惊醒时，他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和相貌，极度的恐惧促使他用颤抖的双手抓住了一面镜子。镜中人的容貌和表情使他大声尖叫之后摔倒在了地上……陷入了长久的昏迷。”此后，“心理学家利用催眠术诱使他讲述了那个无比漫长的梦境。可惜这个梦还没来得及讲完，医学博士就因身体过度衰竭而死去。”——小说的主体部分，显然就出自对这个噩梦的部分记录，其余附录的片段，则出自研究者、

收藏者和整理者夹贴和补充的大量古今东西著述片段，出于梦境的回忆本身就匪夷所思，收藏者和整理者甚至也会对记录进行涂改，这显然进一步加强了这部小说类似于“写在羊皮纸上的笔记”的性质。医学博士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是神灵在对死者宣谕：“你在增加邪恶方面一直很出色……为避免你在自己的业绩面前过于骄傲，我现在带你离开这里。”——显然是暗示死者及其在不同时空的转世，乃是恶魔的化身，非但令在场的人深感震惊，也给整部小说思考和想象的基调，带上了一种沉郁的色彩。

如你所知，有关恶的根源问题，这是人类最深刻的哲学和宗教都不得不涉及的问题，然而，亦如你所知，种种思考，迄无结论，人类一思考，不但上帝，乃至高于我们维度的存在者——假如有的话，都会发笑，显示出它也许就是我们陷于二元对立式的此世生存——亦即我们的政治社会存在的基础——的根本属性之一，然而，虽然不可能得出答案，对之持续的关注、解析和思考，却也许就是对之进行抵抗和消解的道路之一。放弃对之的关注和思考，始终是危险的，它会让我们误以为现世社会是完满的，从而放松对危险的警惕，或者以为这种完满是可能的，从而在对之疯狂的追求中陷入可怕的境地，如那句著名的格言所说，通往地狱的道路，由天堂的砖铺就——尽管，毫无疑问，通往地狱之路，当然首先由地狱本身的砖铺就；也毫无疑问，只有在认识到这种根本性的缺陷和根本性的不可能之后，一定程度对之的改善，一定程度的善治，或者终究还是可能的，乃至终究还是值得追求的。有关恶的起源，小说中也有种种有趣的思考和叙述：有的接近于诺斯替主义的不完美的德穆格，融合了希腊和希伯来的叙述，让人发笑（P32—34）；有的近于印度神话，把造物者想象为一个戏耍的孩童（P37）；有的把人世的不完善委诸于“泥土的过错”（P192）；有的则近于黑格尔的“恶的辩证法”式的诡辩（P192—198）……如同现实世界对这一与人类处境有根本性关系的思考一样，迄无结论，并且，在小说之中，它们都出于人物的讲述或幻觉，又被置于各种引文之中——引文的出处也颇为可疑：如第一个解释乃是尼禄之母阿格里皮娜在被毒死之后，愤怒地向朱皮特质问时朱皮特不动声色的回答——整个故事则据称来自于大史学家李维的后人编著的据说曾被教廷列为禁书的《异闻录》；第二个解释则据称来自于恺撒在雅典学园的第一届开学典礼上对贵族学生讲话时引用的据说是他最钟爱的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的话（事实上，古希腊似乎只有赫拉克勒斯的残篇中说“时间是戏耍的顽童”——我们这位作者或者是在故弄狡狴，或者则是明显的误记），整个故事则来自于据说是十六世纪的英国探险家在那不勒斯挖出的《恺撒传》比流传版本多出的四页之中；第三个和第四个解释则据称

来自于尼禄服用巫师的药丸自杀后的两个怪梦，前一个据说是造物主之言，后一个则出自撒旦之口——但甚至他自己在梦中也怀疑“是撒旦把自己伪装成上帝，又把自己的影子伪装成魔鬼”（P198），而整个小说中讲述的尼禄的故事，如我们所知来自于《楔子》中所说的那份不无问题的手稿，而手稿则来自于医学博士诡异的梦境……层层引用使得每一种论述的来源都不无疑问，而它们互相之间的抵触则消解了每一种论述可能的定型，我们的这位小说家具有渊博的学识，但他显然也明白，“人类一思考，众神就发笑”，不过，虽然如此，他应该也明白，对之的关注和思考，也许就是对之进行克服的道路之一——他的讲述姿态本身，已然流露出此中的信息。

我们的叙述有滑向严肃的危险，我得赶紧给你声明，这首先是一本非常有趣的小说——尽管你知道，对我们这个时代汲汲于此的“有趣”这一品性，我向来评价不太高，但我还是得承认，对于各种层次的读者来说，这部小说都是一部颇有趣味的小说。你可能从前面的叙述中，对此书的有趣已经有所领略，但我要向你说明，它本身要比你感觉到的还要有趣得多。我们这位作家，有一种对于寓言、野史、笔记、伪经和魔幻现实主义深入骨髓的热爱，所以，小说几乎每一页，都充满了匪夷所思的想象和异想天开的细节，此外，竟然还处处充满切身的感受和非同寻常的洞见！小说表面的情节线索——尼禄的生平——本应该是历史的，但实际上很快就滑入了虚构和想象之中，历史和文学，事实和神话，在这里本身已经形成了奇妙的纠缠，每一章后又有若干补充，每个补充都讲了一个奇妙的故事，摘自于作者虚构的遗失的西方和东方古今文献（主要是据称遗失或重新发现的西方古书），它们和正文，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形成有趣的呼应、对照、反驳和纠缠，从而使得小说的结构本身，变成了一种叙述和意见的迷宫——作者的感慨和洞见，就隐没在这种呼应和对照、混乱与纠缠之中，也时时从中浮现出来，它们并非毫无遮拦地直射而出的光线，而是经由片段、碎片折射出的反光，心明眼亮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端倪，粗心大意的读者想来也会觉得有趣。

“伪书”和引文的迷宫，本身已是一种当代世界上作家们广泛运用的艺术技巧，但运用得巧妙和得当与否，还是会显示出作家不同的才情，而能做到每一页的叙述，都有若干叫人击节称赞之处，则尤其显示出一种非学习和模仿所能的天才——碰到天才，你总是愉悦的。话说回来，天才当然是有趣的，但也不能将才能全部用在玩笑上，知道何者最为重要，那也是天才的表现——假托的文本是否有讨论的价值，有趣之外，是否栩栩如生、能够给人恰如其分的“实感”非常重要，其次则在于是否涉及那些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否则，